

全球华语与《全球华语大词典》

周清海

为了方便世界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，我们编撰了《全球华语词典》。这部词典在2010年5月出版。词典收录了主要华语区不同的词汇，各词条下都以现代汉语释义，在需要的时候，词条下也开了知识窗，对词条所以具有这样的意义加以说明。

对于词条的来源存有疑义的，或者有不同的理解的，有时就没有开知识窗说明。比如：

“奎笼（奎龙），词典的释义是‘搭建在浅海上的捕鱼设施。马来语音译。’”

对于“马来语音译”的说明，我是有保留的。我个人认为这个词是来自闽南语。“奎笼”闽南语本来是指“鸡笼”（gelang\guelang）。“奎笼”这种捕鱼设施，一面宽，另一面窄，形似鸡笼的上窄下宽。鱼从宽的部分游入，就出不来，所以得名。如果这种捕鱼设施是由闽南人或者潮州人带到南洋的，那么在福建或者潮州当地，必定还存留这样的设施，而且也应该叫“奎笼”。

但是，我没办法证实这种捕鱼设施仍然存在福建或者潮州当地，同时也叫“奎笼”。所以词典该词条下的“马来语音译”也就保留了下来。

前年在台湾，友人李英哲教授给了我一个新的例证，台湾的基隆港，就是形似“鸡笼”而得名，后来才改为“基隆”。地名由“俗”变“雅”，就像我们的“红毛桥”变为“宏茂桥”一样。

“咖啡乌”，词典的释义是“只加糖不加奶的咖啡。马来语音译。”

对于“马来语音译”，我也不更改，尽管我曾说：“解释语言交流中所出现的语言现象，必须谨慎，如‘咖啡乌’（不加奶的咖啡）这个词，一般认为是受马来话的影响，是用了马来话的构词法而造的词。‘乌’是‘黑’（闽南话），不说‘乌咖啡’，而说‘咖啡乌’，把修饰成分放在中心成分之后，正是马来话的构词法。其实，这是误解。‘咖啡乌’是卖咖啡小贩叫喊的语言：‘咖啡——乌’，喊了‘咖啡’，让冲泡的人先知道是‘咖啡’，再喊‘乌’，表示只加糖，就像‘咖啡——白’一样。‘茶乌’，以及泰国地区的‘咖啡凉、咖啡热’，都是如此，而不能解释为受外语影响的结果。”

“米暹”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语以及方言里的外来词，“米”是“米粉”，“暹”是“暹罗”（泰国）。“米暹”是泰式烹调的米粉。“米暹”的“暹”是修饰成分，位置在中心语的后边。“米暹”是马来语里的外来词，用的是马来语的语法结构。方言将它音译，成为音译词。“咖啡乌”和“米暹”，表面上看是相同的结构，其实大不相同。”

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，《全球华语词典》在解决华语区的交流之外，其实也提供了很多语言和语言交流有待研究的问题。

2010年5月17日，中国的教育部、国家语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《全球华语词典》出版座谈会。词典的

荣誉顾问、当时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讲话中指出，根据世界上一些语言沟通的经验，各地华语也应该用协商和讨论的办法相互沟通，减少差别。他提议在《全球华语词典》的基础上，将华语中相同的和有差别的词汇全部收取，编成《全球华语大词典》。

词典的另外一位荣誉顾问，中国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先生随即对编写《全球华语大词典》表示积极支持。会后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便指示，将《全球华语大词典》列入总署议事日程。《全球华语大词典》现在已经列入中国国家“十二五”出版规划重点出版项目，并获得中国国家出版基金支持。

《全球华语大词典》将是一部反映全球华人社区华语词汇面貌的中型语文辞书，供世界各地华人和华语学习者使用。这部词典将尽可能收入华语中相同的和有差别的词汇。预计词典将收入共有字词约6万条，特有字词约2万条。词典篇幅500万字。词条的选择将建立在LIVAC汉语共时语料库所提供的词条基础上。

词典所说的全球华语，主要指中国大陆、港澳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、老挝（寮国）、缅甸、柬埔寨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以及欧洲和美洲等地的华语。

词典注重实用性，力求促进不同华人社区之间的交流，在华语使用中起协调作用。词典预定在2014年出版。

词典的编委会由顾问、主编、副主编、编委组成。编委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商务印书馆。词典的主编是李宇明。词典的学术顾问包括陆俭明、邢福义和周清海。词典将分为大陆组、港澳组、台湾组、马来西亚组、新加坡组。除了这五组之外，其余地区的华语词汇，也委任专人负责。新加坡组的主持是汪惠迪，成员包括李子玲、潘秋平、赵守辉和钟天祥。审定是周清海。

除了在华语使用中起协调作用之外，《全球华语词典》和《全球华语大词典》对汉语的推广以及各地的华语教学，包括教材、评鉴等方面，都将提供许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课题。北京语言大学张倪佩的硕士论文“马来西亚华语与普通话词语对比研究——基于《全球华语词典》的考察”就指出了下面的问题：“马来西亚教育部和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学院，从2007至2011年起派了马来储备师资，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就读汉语本科，以期毕业回国后在各源流中小学教华语。马来储备师资当中，只有极少数人受过马来西亚华语教育，其余绝大部分从零起点开始学习。基于华语词与普通话词语存在许多差异，因此接受普通话教育的马来储备师资，毕业回国后可能会面对与当地华人交际障碍的问题。由于他们来华之前不谙马来西亚华语，在马来西亚也不常与华人接触，对华人社会的现象、习惯和用词都不了解。”如何解决这类问题，值得我们思考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兼任教授